

寓意卓

卷四下

計五本

述治虛風爲患垂危復安始末

某翁公祖自春月論耳鳴後見予執理不阿。知爲可用。至冬月以脾約便艱。再召診視。進茯苓胡麻山藥首烏等四劑。則潤。蓋緣腸中少血。多風與藥適宜。故效敏耳。自是益加信悅。時沐枉駕。就問披衷相示。冬盡偶因飢食當風。忽然一吐。傾囊而出。胃氣大傷。隨

召診問體中微似發熱左關之脉甚大。

按脉大見於左關當推肝

風內鼓經云風成爲寒熱殆與此症相符

自云始先中脘不舒今覺氣反

攻左始用梨汁不效今用蔗漿稍定不知此何症也

余因斷曰此虛風內蘊之候也以胃中所受之水谷

出盡無留空虛若谷而風自內生兼腸中久蓄之風

乘機上入是以胃中不安

按虛風內蘊必挾虛火相擾故胃中時覺不安所受

水谷不待運化而直出者有之甚則翻空而上傾囊
逆迫而出者有之似非甘寒和中之劑不足以制無
形之然風入於胃必左投肝木而從其類是以氣反
變然風入於胃必左投肝木而從其類是以氣反
攻左而左關之脉卽爲之大且勁內經云風淫於內
治以甘寒梨汁蔗漿俱甘寒對症之藥而一效一不
效者又可知胃中氣虛已極不耐梨性之達下而喜
蔗性之和中也

按梨蔗二性同一甘寒尚有達下和中之分况甘溫甘苦者乎於是

察脉辨症
工夫至於
此極誠未
易言

以人參竹瀝麥門冬生地黃之屬眾議人參不用服
下呱呱有聲嘔出黃痰少許胸中遂快次日大便亦
通症似向安然有可怪者本是胃經受病而胃脉反
不見其病祇是上下心腎肝肺之脉時時另起一頭
不安其嘗因爲剖心辯論謂此非上下兩傍之見病
端也乃中央氣弱不能四迄如母病而四子失乳故

現飢餒之象耳。觀祖翁自云：口中之味極淡。又云：水到喉管，卽泊泊不肯下行。明明是胃中之氣不轉宿，水擋住喉間，不能更吞新水耳。宜用四君子湯以理胃氣。

按內經刺法補遺篇云：胃者，知周之官。諫議出焉。古人所謂喉間之水不下，由於胃中之氣不轉。宜用四君子湯，意以堅其知周之體，復其諫議之常。如疏附先後，奔奏禦侮矣。可見古人臨症議一病用一方，必委曲尋繹，令人不可思議。蓋如此。

則中央之樞機轉而四旁之

四君子湯

健脾藥也

註明而能

爲胃行其

津液以運

宿水下行

推出古人

用藥心法

更深佩服

機關盡利喉間之水不逆而口中之淡味亦除矣按

四君子湯理氣健脾作胃府之舟楫以運宿水下行則口中之淡味自除亦本經言脾與胃以膜相聯而

能爲胃行其津液之旨較世之用香砂芩半以治口中之味淡者大相徑庭如不見信速

請明者商之不便在此羈時誤事也然而言過激烈

反怪爲故意驚駭改召二醫有謂中風者有謂傷寒

者見各不同至於人參之不可用則同聲和之謂症

之輕而易療。則同力擔之。微用發表之藥。卽汗出沾濡。又同口讚之。曾不顧已。竭之胃氣。追之實難。反開關而縱之去。於是氣高神蕩。呃逆不休矣。再僥倖而投黃連一劑。將絕之候。加極苦以速其絕。二醫措手不及。復召余至。則脈已大亂如沸。如羹。頻轉頻歇。神昏不醒。身強莫移。年壽間一團黑氣。其氣出則順。而

入則噦。

按凡久病見噦。噦者有聲無物。與呃逆相類。與嘔吐有物有聲者不同。當防胃氣告敗。

通計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

卽得三萬

五百噦矣。

醫郅禍謂余前所議四君湯今始可用。吁嗟呼吸存

亡。尙圖雍容樽節乎。據理答之曰。氣已出而不入。再

加參朮之膩。膈立斷矣。

按古人臨症。前後消息。乘機觀變。又如此。惟有旋

覆代赭。一方可收神功。於百一進一劑。而噦勢稍減。

於危急之頃。復想出旋覆代赭一方。相時。

用藥深得
通權達變
之妙

註明治胃
分別陰陽
爲凡久病
費後要旨

二劑加赭石五錢。噦遂大減。連連進粥。神清色亮。脉
復體輕。再用參苓麥冬甘草木瓜平調二日。遂康復
如初。按參苓麥冬木瓜甘草等味。皆養胃陰不足妙
品。用之於呃噦之後。可謂藥與病情恰當。與治
胃陽不足者有別。此蓋祖翁少年純樸不凋。故松柏之姿。老
而彌勁。非盡藥之功能也。卽論用藥。亦非參之力。乃
代赭引參下行之力也。按此申明非參扶元之力。乃
代赭石引參下行之力。可謂

金針祖翁病劇。問余何爲不至。及病間。見余用藥。卽
明度。祖翁病劇。問余何爲不至。及病間。見余用藥。卽
鼓勇欣嘗。抑何見知之深耶。幸甚快甚。

附述前症愈後再誤貽患

某翁公祖。素知醫理。投劑咸中肯綮。所以長年久世。
然苦耳鳴。不樂對客。其左右侍從。誰能究心醫藥之
事。前病獲安。競以爲人參之力。而卸禍者。反得居功。

謂其意原欲用參。但不敢專主。始進與余商確。以示
詳慎耳。於是善後之宜。一以諉之。曾不顧夫一誤再
誤也。吁。嗟。善後之圖。遂果易謀乎哉。前所論虛風一
症。余纔用甘寒藥二劑。稍效。俄焉更醫。誤以傷寒爲
治。而致危殆。余雖用旋覆代赭湯二劑。回天。然前此
虛風本症。尙無暇於驅除。而病家及醫。其時競誇人

參之力。謂調理更宜倍用。無俟參酌。曾不思虛風醞
釀日深。他日再求良治。不能及矣。此際欲造庭力爭。
是謂生端。而修辭陳說。又恐中阻。惟有撫膺太息而
已。吁嗟事之不可爲。大都若此矣。然雖不得借箸而
籌。未可不列眉而論也。內經云。風者。善行而數變。言
風之爲病。無定體也。按經言風無定體。可知爲病不一。治之者法亦不一。惟近代葉

天士頗得其旨。又曰：病成而變，此則專言胃風所傳之病變。症最多也。變症有五：一曰風，成爲寒熱，以風氣通肝，則木盛而侮脾土，故生寒熱也。祖翁前病時，左關之脉獨大，自云氣反攻左，而每多寒熱之候，致使醫輩視爲外感者，是其徵也。一曰厥，成爲巔疾。厥者，逆也。謂胃氣逆而上升，成巔頂之疾，如眩暈之類也。祖翁

前病時。呃逆不休。時覺昏暈者。是其徵也。一曰瘴成。爲消中瘴者。熱也。熱積胃中。善食而易饑。火之害也。祖翁胃中素有積熱。而多欲得食者。是其徵也。一曰久風爲殭泄。言胃中風熾。殭已卽泄不留停也。祖翁平素三四日始一大便。今嘗無故泄下數行。是其徵也。一曰脉風成爲癘。言胃中之風醞釀日久。則榮氣

腐而不清。肌肉之間漸至潰爛。以胃主肌肉也。祖翁

四末。

按四末。卽四肢。

及脉道之間。慣生瘡瘍。浸淫爲害者。是

其徵也。此五者。總爲胃病之風。祖翁俱已見端。又喜

殮羊肉河豚。以召致之。然亦不自由也。蓋風煽胃中。

如轉丸之捷。食入易消。不得不借資於厚味。而不知

胃中元氣久從暗耗。設虛風止息。卽清薄之味。尙不

易化。况於肥甘乎。今之醫者。全不究病前後消息。明語以虛風之症。竟不知虛風爲何物。奈何言醫耶。奈何言調攝耶。余於此。殆不勝古今家國之感矣。右案雖定。而狂瞽之言。未便呈覽。兼值余有他遊。旋日。祖翁復得重恙。召診時。語余云。一病幾危。今幸稍可。但徹夜撰改本章。不輟。神亂奈何。對曰。胃風久熾。